

寒山集

共十七

~ 16
2437
7



和
號 2437
卷 77-7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六

答問

任卓爾問席四端銘意義專未詳

雖安樂而必敬無行可悔之事一轉身反側之間亦不可以不志也殷王喪亡之鑑不遠視爾所代之君

魏下蘭座右銘和光同塵作圈未詳下蘭出處未詳

圈之之意果未詳豈以和光同塵非初學所宜法守也耶續左右銘柔而勿剛四字亦圈未知以一篇緊要之言故耶愚意皆似緊要獨圈四字之意未詳李至出處亦未詳

柔而勿剛亦豈警初學之法言耶然未詳恐非為緊要而圈之也李至亦未詳



寫照未註

此是寫真之銘而曰寫照豈非如今所謂影幀之影耶
調息箴雲卧天行守一處和千二百歲皆未詳容與倚
移即縱容舒緩之貌春沼魚即發散之狀否

雲卧天行神仙之事守一處和千二百歲廣成子之事容
與以下恐如來示

警學者贊惟斯未啓未詳

惟斯之義未有啓之遂俟後之人也

傳心閣銘三字未註

繪三賢之像所以傳三賢之心三字揭踰義實淵微

心學圖心字有圈敬字無圈未詳心經

心之有圈與敬之無圈豈以心有方寸之形其中含得虛

靈知覺神明不測之妙而為一身之主宰敬則惟主一而
已惺惺而已別無形樣耶

心字上書虛靈知覺神明六字愚意虛靈則神也知覺
則明也今乃備錄之有何意

所以虛靈知覺者乃神明不測之妙恐不可分析也

凡做工之時必自下而上此圖則惟精惟一居上從心
不動心在下者何意且其圖別作模樣者亦何意

非所以別作模樣只書一敬後周回書許多工夫之字以
明皆不可無敬之意且書惟一於中而列其工夫於下恐
不須深着意致疑於有違自下邇上之規也

帝曰人心章第四圈條論義理利害而又論鳥獸不知
者何意耶又舉孟子之言者人則指道心禽獸則指人

心而言耶

謂義理之精微難見而利害之粗底最為易見然鳥獸則雖利害之粗而猶不能知之引鳥獸以明常人之難見義理之微亦猶是也引孟子之言所以明人心道心之幾希一徇人心而不能回則便是禽獸非以人指道心而禽獸指人心也

朱子曰衛武公條下卿士云者使進規諫之群臣耶其所謂聖人即謂堯舜禹湯文武耶

後人不知抑詩為武公自警之詩乃以為周之卿士戒厲王之詩朱子以為大槩周之卿士去堯王之世近矣其氣像自不同諷君之詞豈至如此迫切乎畢竟大槩也不同各別也聖人文武周公也

格思之神與臨女之帝恐無分別

以妙用謂之神以主宰謂之帝

上蔡謝氏條下曰按伏行按伏意未詳又曰切問近思云去矜字近思則有之未知切問之意

按韻書抑也止也謂抑伏止伏之意其於氣質之病去一箇矜字其為問學之切孰愈於是

子絕四章附註程子曰始則絕四云云絕四即克己中條目而必下始字者何歟

學者須先著絕四之功而且常存敬畏之心不已焉則禮自復焉而更無己之可克者矣如是者恐別無相礙

中庸天命之謂章問莫顯乎隱條下曰若說人與我固分得云人與我固已分得則天與地何以曰一箇知也

來論天地若分得則人與我亦可分得其間恐有闕文人
我既有物我之間恐不可渾淪不分也天地之理只是一
理豈非一箇知乎

呂子約小註有曰不識四到云無乃驚覺恍惚之狀耶
四到云者前後左右四方不知從某方來到也

此下第六圈又曰謹獨條下曰有一點動處云所謂止
水即心之體而一點動處即譬一念萌動處否

此兩句形容至靜之中有一念之萌動最為緊要最為工
夫大賢之所以譬喻警發人者切矣且一點動處當如來
論

此下有曰黜却下文云黜却何以釋之

黜韻書重買也市物失實當是當時稱道之語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章第二張大註問大學誠意云云

答曰無人正心云問誠意何以以正心答之耶

雖說正心而非意誠則心不得其正誠意自在正心之中
大槩說治平工夫須此心主張要說正心其以是歟

此下圈註曰綴緝時文云必曰時文者何以

痛說為時文之人吟弄聖人問學說話以為綴緝科文之
弊彼不知學者固不足道雖間有願學之人如不能去世
俗之陋習未有不反以此資彼而竟茫茫無所得此所以
必以時文之弊極陳言之

此下圈一日因論條下有曰不理會我底即不知有其
身之意耶

不理會我且不切己之謂也

此下伊川涪陵行條舍去達去曾聞人言先生教之曰
樵者豈知智勇云云信然耶雖曰樵者豈是山谷間蚩
氓之徒疑必隱者托於樵也

來論必隱者托於樵云者實有是理羅鶴林智勇之說不
亦深乎李先生舍去如斯達去如斯者恐得本意鄙意則
常欲舍去如斯耶達去如斯耶蓋見其疑然不動心竊自
歎服以為舍哉而去而如是乎達行而去而如是乎云云
隱者憂時之意亦隱然在中

此下大註經第三圈廖晉卿讀何書而必以辨奸論劉
淳叟事言之者未詳其意

非一時之言上段則是訓廖晉卿之語自辨姦論以下以
劉淳叟曾於先與陸子對語之時坐角頭都不管既切

責之後又追記而痛論之

葉賀孫之語聲低微以今觀之不是大失而峻責之至
此者何意耶

語聲低微雖不是大失而人於辭氣怠弛不揚有糊塗不
分明之象則其中心之所存可想豈但為小病先生責之
誠是人於言語之間須是明白琅璫一言是一言一句是
一句聖人所謂聽其言也厲者豈不然乎

孟子曰大人者章或問雜說中條下有問赤子心與聖
人心若何只答聖人心不答赤子心者赤子心亦如明
鏡止水而然耶

明鏡止水洞然光明物來必照唯聖人之心如之矣赤子
之心則唯純一無偽而已然鏡水之本體則尚全具於其

中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則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未知赤子之心不如是耶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無智巧作偽者實似之故謂之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自無知覺何能知其為明鏡止水也到大人地位方見洞然如水鏡焉爾

此下小註曰合于程子之說合于周子之說云所謂程周之說可得聞耶

程子曰學者覺也又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云云范氏之說實有合乎周程此等語

又曰名言之中云所謂名言者即聖賢謨訓耶

名言者如中字仁字誠字敬字之類

此下上蔡謝氏條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云敬者主一無適故以不逐外物而走作為敬乎

敬則無偏係留滯之病心常湛然自在故云非以不逐外物而走作為敬敬則自不逐外物而走作

第三圖一向把捉條曰須去幹了

質疑曰為事者之骨子也蓋主張之謂也幹者身任其事也

孟子曰仁人心章下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小註曰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何以則無罅隙耶愚意以為義以方外則無隙未知何如

敬字實少有間斷便是罅隙

此下又曰大註下小註曰蕪是題目上義是題目上云所謂題目者何謂耶

名言題目

守口如瓶者瓶貯酒漿恐或傾覆而有失一意堅藏之意耶防意如城者賊逼城底晝夜防護恐或墜陷之意耶

瓶者所以儲水而恐其傾覆則守之宜不得不慎城者所以防盜而恐其踈缺則防之宜不得不密古人比喻諒得其要矣今之學者寧不敬奉之哉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者貳與二字參與三字不同以貳或二以參或三則乃非主一之意故貳則貳之而勿或以二參則參之而勿或以三之謂耶抑別有他意耶

二與貳三與參文同而意不同謂不可以二事而貳之三事而參之也

其下附註曰說有許多地頭去處者即正衣冠尊瞻視足容手容以下許多等事耶

動靜表裏須臾毫釐皆是許多地頭

答何叔京書曰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云所謂即叔京之語耶諸公誰耶求者求何事耶公案即公家文案而必以此比喻者何意耶

諸公李先生以謂指當時理學之諸公而實未詳也求者求心學之源也公案偶因重重相報與之求此學者有似相同故引以比喻以警其或不能無差之弊

答孫敬甫書曰蓋有全出於異端猶不失於為已云未

知指論何等人耶
指陸學

此下第二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云又曰雖便
靜坐道理自見云蓋理會之痛有如血戰故今雖靜坐
而道理自見耶必曰一番者何意耶

上段是教以先致知而後涵養之意下段教以靜坐時雖
覺道理自見而不可以不先識得皆以致知為先涵養為
重而非必痛理會故能道理自見耳一番者合於理會之
時痛著如血戰不是只一番之謂也

朱子曰上面一截云即是德性否一截即一段之意耶
上一節德性是尊德性道問學分兩節云爾
其下圈問向象見教云問何人問之也因言問者言之

耶如此看者以論心之義看之耶

門人問之也因言之言語類作看字問之者自言因看孟
子云云如此看者來論以論心之意看是

廖德明問條曰未說到差處云姑使之勿說涵養差處
耶

德明之意欲至致知以為處事差失則奈何故先生教之
曰未說道處事差處云云

定本之誤未詳

定本之三字大全本差字篋壞緣何換入定本字耶殊未
曉

其末段小註篋壞曰學者於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為師
又曰輔之以學問云執此語以觀之則似免陷禪之誚

而實有不然者是乃陽欲掩之者耶
安知其不然也

羅整菴之論云云此說見於何書耶

見困知記

損之象明道先生附註下小註曰不能無疑於此張子
所疑之言請問其槩

張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其不能無疑於動
亦定靜亦定之意故云然耳

第十圈問尋常遇事條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云這樣
處即指外物耶他亦指外物耶此下荆棘蕪穢乃是不
能打疊之故耶

這樣處指非不知為天理為人欲而到做時乃為人欲引
去事云耳他亦指云云焉耳荆棘蕪穢來喻是

天地一箇知一段屹雖似究索而疑晦彌增者蓋高明
者天博厚者地則高明者有高明之理博厚者有博厚
之理不可以高明博厚者渾論言之猶人有為人之理
我有為我之理不可以渾論者同而辱教似有闕文不
能無惑焉

天地之理畢竟是一理吾心之靈有覺悟處便是天地之
理同此昭映宜只就本文白直理會恐不必更引高明博
厚之理必不欲其不渾論也

第一章魯齋王氏註原字自外推入之意未詳

原字固有自外推入之意但既曰自外推入又曰知其本
有語意不相合李先生以此條謂之意義未瑩今不敢強

解

十四圈小註設使其能如此存得止釋老何異云者欠却持敬工夫而自然中理云云故曰與釋老無異耶不主於敬故心慮荒忽耶

容貌辭氣全不加工故與釋老無異而有心慮荒忽之病損之象章小註朱子謂張子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小故不能遽忘其意而不能觀理之是非耶不能無疑於大公順應之理故謂之猶累於外物

窒慾之方伊川先生曰思而已矣思之外更無窒之之方耶

視聽言動勿以非禮者所以勝私欲也出門承事如賓如祭者所以無私欲也明以察之剛以制之常喚醒不已者皆無非所以治私欲而令純乎其天理也守之之法不外乎慎獨而其要又却在乎思之一字當其私欲之初生也不有以思而覺之其何以省敬而施克治之功哉如是言之雖謂之思之外更無別法亦未為過論也

家事李先生釋曰疑泛言一家之事云愚意若打破一家之事則與嫌飲食之意似不承接何如

漢語以器皿為家事故此家事或作器皿者僕則以為泛稱家事恐指家中之物

仲弓問仁章附註曰看其氣像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守字與上篇張子所謂有常業守得定之守字同意耶兩守字皆守仁之謂耶蓋慎獨故能心廣體胖既心廣體胖故能動容周旋

中禮耶此則未知以工夫工效次第言之耶若以見賓承祭之意觀之則似不合當

此守字祿存涵養之意上守字自守之意同異則未敢知所謂慎獨故能心廣體胖能心廣體胖故能動容周旋中禮者是常存見賓承祭之心則其氣像豈非心廣體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乎其不可以慎獨而涵養者乎前聖後賢之言吾未見其不合也

靜中有物物即指敬而言之耶
心之存主處

延平李先生與朱子書下小註西山真氏所言二先生蓋屢言之二先生不知所指

恐是兩程先生

大學誠意章附註便是私意是計較云者未詳何謂無天德則便是私意也事事皆是計較出來

遠地大功之計並於一日則或曰大小功各盡月數或曰服大功則小功月數當盡於其朔之內不可各計其月數云未知孰是喪禮

聞雖在於一日之並而服既殊大小之功則當各盡月數若小功盡而除小功服大功盡而除大功服恐不當誣諸先盡於其朔之內不為之各計月數也

前日所稟服說曰聞雖在於一日之並服既殊於大小之功大功盡而除大功服小功盡而除小功服者固矣但先出大功服後出小功服則九月之後又設位如儀而服小功麻以盡五月然後除之耶或曰兩服皆聞於

一日則設兩位服兩服皆已行之於當日而九月之內小功之期已可盡何待九月盡然後又更盡五月而除之此屹前有以或說稟問者也非但此也若期服之內遭功服則待一歲周之後脫其期服又哭於功服之喪次而服其服以畢其月數耶

先出大功服則聞四日而服大功大功服未畢而又出小功服則大功服雖未畢而亦當聞四日服小功服大功九月而除大功服服小功五月而除小功服非必待九月之後除大功而又設位服小功以盡五月也病中倩人信筆拜報又無章本今未追記未知彼時措辭如何而使左右未解賤意累勞垂問耶殊用愧悚設使期服之內遭功服則雖期服在身而即服功服之服何可待期服畢後又哭

功服之喪而服其服耶如尊言居三年喪之人喪服畢後必皆追哭期大小功總之喪而各服其服耶竊恐前所答辭意未瑩而然充用追揚

有人常攝行其父母之祭祀者以最長之房而當奉遷其曾祖父母之神位以世代言之則曾祖當第一位祖當第二位而祖父母神主則宗孫主之然則虛其第二位乎不虛而安其父母神主於第二位乎

奉父母之祭者又奉曾祖之祀則曾祖當安於西之第二龕考妣當安於東之最下龕西之第一龕與中一龕則當虛之矣

奉遷曾祖之後則祭時祝文何以為之未奉遷時例稱攝祀事子云云攝祀二字似不可用於曾祖神位前然

其奉祀曾祖者只以最長之序而本非宗長應奉之禮則攝祀之稱亦可通行於前後耶

曾祖神位前恐難稱攝祀二字當曰曾孫某官某云云初祭時祝文畧敘宗孫代盡以長房奉來之意其後則自依常例

曾祖神位奉遷前一日以奉來適遷之意告於父母神位耶當日即告之耶其告辭何以為之耶

考妣前亦當以曾祖考妣以長房奉來之意略敘以告前一日預告則恐不須爾也且考妣自安於第四龕別無適遷之事尤不可以適遷告

共安祠堂之後似有合祭之儀可否若祭則其祭備設飯羹耶唯以酒果祭之耶其告辭亦何以耶

共安祠堂適在仲月時事之時則具羹飯盛祭為當不然則用酒果以告然具三獻盛祭亦何甚妨不若時事之偶然相值情理最便

心喪人於祖父母墓祭及朔望祭禮無人奉行則或曰雖是喪人墓祭廟祭以黑布笠素衣行之不至失儀云此言何如

既曰心喪則服則已畢矣祭墓祭廟宜不得不與他奉行有人無人不必問

當禫月家里禱氣熾發則禫事何以為之或曰當初避出時奉神主行之則禫事當行片子之所寓處或曰避時雖未及奉主祭禱奴僕若皆結幕旋出家里時無痛者則暫入奉出而行之或曰設紙榜行之或曰於墓行

之此等論議何者可據抑別有合行之道歟

奉主避禱則行禫事於權安處不然則設紙榜病者出幕
家無痛焉則備持祭物就行於本家皆不妨臨時觀勢而
為之以盡孝子之心至於祭於墓所云則甚害於理

有一士族錯認以門中一人為最長之房而當適奉其
曾祖考神主於其家厥後其門中更察之則其人本非
最長之房最長之房則別有他人乃通其適奉之意於
他人則所謂他人者寔且不慧示以不肯之色其門中
議曰稱為最長者如彼次長則不可奉奠如營建祠宇
於墓山之下以奉香火可也云云若代盡則祠山而奉
之可也今既有最長之房又有次長者最長者雖不慧
次長者亦可奉安建祠之議可否何如或曰最長者不

良如彼而次長者出於其間排門中建祠之議顯露而
請奉之者既有越分僭祭之失又有聖已罪兄之嫌不
如姑循門議以俟他日之為善也未知何以則無失無
嫌而得盡其尊祖敬宗之道也

最長之房寔且不慧而不肯則固難強焉既有次長之房
則親猶未盡建祠墓山無乃或未安乎彼所謂最長房不
比宗子之截然難犯鄙意次長之房權宜奉祭無乃出於
不得已之勢而或未為不可乎如何如何

聞喪奔喪條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訖曰又
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云或者難之曰大小斂時無變
服之節而如大小斂云云者何謂又曰亦如之云者尤
不能詳知

小斂哭辨之後袒括髮免鑿于別室非大小斂變服之節乎亦知之云者亦如初喪柩東西向坐哭盡哀之謂也

為人後者私親之服皆降一等則祖服當為大功而或曰子則從父而已父既以伯叔父視其父則子當以四寸大父之服服小功也此說何如

孰為立此薄祖之說曾未所聞於禮文且以伯叔父視父則父之父當為小功服乎

三年喪朝夕上食及朔奠皆無儀節於家禮而兩註唯曰如朝奠儀云云朝奠註則只言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哭尊長坐哭卑者立哭又曰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云云三年朝夕上食時主人但再拜無參神降神辭神等禮耶朔奠亦如之

耶虞祭後則朝夕上食及朔奠皆如虞祭而朔奠亦用茅泐耶禮不稱望奠則不設殷奠於望日耶

初喪之奠則祝斟酒蓋以主人自不能為禮也卒哭後則主人恐自為之酌酒奠爵上食朔望恐並當如之禮士月望不殷奠故家禮惟朔奠而已然通禮許以朔望之祭故今人居喪望日亦皆設饌如朔日之儀無參神等禮所以見常侍之意不為降神亦所以不死其親之意虞祭以後皆用降神

妻小祥撤其几筵人有言之者而朱子答賈文卿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云云則或者撤之之論見於何書耶若非周公孔子之訓則朱子之訓其可不從耶

期而撤靈古禮多言之故唐盧續冰以為禮父在為母一

周除靈三年心喪橫渠所謂墨衰從事義起之言也朱子所謂三年而除據當時令甲而言也然近來鄙見張朱兩先生之言既如是則父在母喪禫禫既盡之後母之神主既別置一處則仍上朝夕之食更訖一周而止或近於合古禮全今制庶無憾於孝子從厚之至情此意何如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父在為母張子曰父在為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齊衰一年之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云云練云者如初期之練耶祥云者如大祥之祥耶禫後則雖未終三年凡事一如二十七月之禫者耶何無漸降漸殺之節而直曰十五月而禫云耶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當與初期之練大祥之祥中月而禫其禮無異訖禫之後只有心喪而已他無間於二十七月之禫矣且練而祥而禫則何以曰無漸輕漸殺之節也

父子皆禫於十五月則二十七月之禫不復行之耶若然則非但期後都無事禮宜從厚之說無所為行之耶喪無再禫之禮故禮心喪無禫禮宜從厚之說非此等之謂也

屹伯兄夫妻已亡宗姓無依故父母祀事屹皆攝行其改題之禮尚未行之或曰姪子得相然後可行或曰嫂喪畢後當改題而不改為非屹意亦以為尚今不改尋常未安若改題則擇日為之乎朔望日為之乎若改題

之後則凡祭姪當為之降神初獻耶其敘立亦在於屹
之前耶姪雖有配父母祀事則終屹之身屹欲攝行者
生既不得忠養死又不得奉祭則追慕之痛無所於寓
屹極知僭踰私情所發至此何以則情禮並行得伸孤
露之懷耶

改題既未及喪畢之日似當於時祭前一日具文以告而
題之改題之後則宗子當主之降神初獻宗子為之敘立
節次則載家禮祠堂章正至朔望則祭之註古之人子未
必無生不得忠養者而死不得越嫡奉祭者彼亦非無追
慕之痛無所於寓而禮文重宗之義有不敢不循故孤露
之懷或不能自伸今者為賢契和愛之深非不至焉而不
敢為之謀

屹自為攝主受胙等禮皆廢未知此禮攝主則果不可
行否

受胙等禮恐非攝主所敢

禩祭攝主則亦不可行否

弊家亦方奉攝當初祭禩自宗孫改題之後不敢為之

屹之仲兄無後而亡已為班禩時祭祝文末段曰祇薦
歲事敢以仲氏附食云云耶或曰以仲氏府君附食又
曰敢以仲兄秀才附食未知何以則得禮乎

家禮以某親某官府君附食云則以仲兄處士府君附食
云者恐是

改葬時總服告墓時着之乎至見柩後着之乎
總服當服於告啓墓之初

遷葬時宗孫父亡者亦可以總服臨之否

孫為祖禮不服總父亡代服之義恐推不得然禮既無文不敢強說

改葬重事人多有經之者或曰年歲久遠且為薄葬者則啓墓之後極為無形難可收拾事至罔措則別以板子詳量初棺之長短廣狹而造棺去地板罩蓋還斂築以成墳為得或曰雖至無形若妙手則移斂安頓不至散處雖百歲之久亦可移安此兩說未知誰善

後者之言是也雖百歲之久雖無形之甚若著手精妙百分謹慎則用竹片移奉無形之形斂襲安頓不差毫釐國恤卒哭後大中小祭祀皆已許行則私家祭祀行之無礙第以四時大祭則不可以白衣白笠行之又不可

以擅着吉服以是疑難則或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乃儀禮喪服賈疏之說其言曰唐虞以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云云既曰白布冠則笠亦當白我國家齋服緇之私祭白衣致齋以白衣白笠行時祀有何不可或曰禮漸備於唐虞而至周尤備何必遠引太古且以古今異宜以素服行吉祭似為未安莫若用家禮禫條下小註朱子說之為善朱子說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云云據此說而於正朝清明端午秋夕用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以祭之則雖不可謂之時祀比諸專廢者則得矣又視以白笠行大祭者則無虧

久矣又曰四俗節則我國既有墓祭四仲朔或丁或亥日行之為可云未知孰是

上古白布衣冠恐不合今日之接墨衰之制亦非所安鄙意則素服既為 朝廷視事之服士大夫用以為私祭之服或不至甚妨仁鄉必有李先生丁卯年間已行之制何不訪問據行

又曰君者人神之主莫非玉臣書院享祀不可以行或
有以白布衣白布冠吉函同服之說行之可也此處書院或行或否或有請報方伯使之粘移禮曹以至 啓稟定然後欲行云未知何者為得

書院之祭或有用吉服者或有用素服者或有難於服色而廢焉者頃者道東書院報監司狀 啓自 朝廷之祭

此 田下若至則當為諸書院定式矣

又曰今此 國恤只著白笠者衆也或有着布網巾或有着白匱頭未知何以則可

徐從潭上疏中深以素冠黑巾為非黑巾即黑網巾也布網巾白匱頭今亦多有用之者

喪初都下前銜勿論官資崇卑皆着絞帶云未知何據豈不以雖退而 恩數已深不敢自同於凡民也耶

方喪三年大夫士初入都欲哭者哭於 魂殿之外乎哭於 陵寢之外乎哭之必有其時乎雖非祭哭之時亦可哭之乎且大夫士服父母之喪者未知以何服哭之乎

頃見卒哭前凡就哭者皆哭於 國門之外服父母私喪

者恐難以私服就哭

揚氏曰書儀冠禮簡易云又曰古冠禮云云書儀及古冠禮可得聞歟

書儀即司馬氏之禮古禮即儀禮

正月內擇吉云若正月之內連有事故而勢不得行禮則不可行於次月耶

漢惠帝去古未遠而以三月甲子冠焉則古之人亦有非正月而冠者矣

宿賓或曰猶言使賓齊宿或曰是隔宿戒之俗言爲覆請也未知孰是

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耳朱子答宿賓之問曰是戒宿賓也是隔宿戒之揚氏曰廣戒僚

友之中又筮其可以冠子者筮得其人宿而進之觀此文意則宿賓之義或可知矣

陳設註司馬溫公曰以堂深水在洗東何謂

以堂深者堂下相去當准堂之深設若堂十尺則設洗亦當於十尺云爾

燹明陳冠服註有官者無官者云云雖未冠者亦有官爵耶

古無大夫冠禮蓋爲無生而貴者而家禮云然豈中古或有官於未冠之前歟或謂有官即其父有官云未詳

納履出註末端曰主人不降者未詳其意

若宗子自冠則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所謂將冠者即主人也方跪而待賓之盥而加焉雖欲敬賓而隨降勢有

所不便而不能矣

再加繫鞋者言繫其鞋云云耶此註賓降二等者何意繫鞋之釋恐然降二等沒階者恐漸益加敬之意

三加若欄衫納靴吐曰衽羅刀靴尼羅云云者是耶

吐是誰所懸耶若山荻李先先生則其敢為之是非矣乎但鄙人則常時於此文衽下無吐讀之為欄衫而納靴云爾此中亦有懸吐家禮衽為彌云爾

賓至主人迎入時主人先再拜後賓答拜耶賓主交相為拜耶

主人之先拜者拜其至也賓之答拜者敬主人之拜也似是主人先拜而賓答之也

禮賓之後主人送門外再拜而無賓答拜之語賓則不

拜而歸歟

鄉飲酒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下註曰賓佞不答拜禮有終也

前日冠儀問目宿賓條答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

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語意未詳將以行禮而戒賓者所以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也既又於廣戒僚友之中又筮其冠子者筮得其人於是宿而進之衆賓戒而不宿者任其或來或不來也必戒必宿者親相見致其辭而重其禮所以加敬謹而必欲其必來親莅以加布之禮也古人行禮情義俱備寧有未詳者乎

冠禮賓必降階然後字冠者何義

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所以敬其名也宜其不得不降階

而重其禮也

祭禮四時之薦曰韭以郊麥以魚云以字意未詳

王制註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卯卯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以配魚與豚皆陰物也稻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時祭用仲月註曰詠此歲事適其祖考適字未詳

適其祖考特牲饋食之文註疏無釋

儀節補曰按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祭后土則時祭而祭土地亦禮之宜也云云未知先生何以行之

按大全集既有祭地祝文則朱子蓋嘗祭之矣鄙人少時亦嘗有其意而既不能具禮未克如意而中年以後家道益壞非但此一節不能行事事皆不能如禮浩歎奈何方設薦奠時若有新物自外來而欲薦新者則未知徹後獨薦新物耶因其已設者而並薦之耶

方陳設未降神之前或得新物則並薦何妨既降神進饌之際復以新蔬果之類更陳於前無乃未安乎

冬至豆粥以瘠瘠之具而不薦望日香飯以飼烏之物而不薦何如

初出於瘠瘠飼烏而遂以成俗豈不聞節物各有宜人情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者乎南軒廢俗節之祭朱子曰端午能不食粽子重陽能不飲茱萸酒

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蓋菰米飯經囊黃豈從古所有者乎

或曰祝文若無讀者則書置祝版於左傍又曰以子讀之或已自讀之亦無不可云未知孰得

人家祭祀既無親賓之助禮多闕略何止此一乎令子或已自讀之恐嘗在所不免

素病羸乏之人冬寒沐浴勢不可為至於廢祭心所不忍則設饌獻酌何以為之令子弟他人代行而已則禮於外位而已耶

冬寒沐浴固非衰病人所堪若又以不能沐浴而至於全廢則尤為未安畧為滌洗而躬親奠獻寧不愈於使他人代行而有如不祭之憾耶

有人於俗節日祭於墳墓又設茶禮於神主者無乃瀆耶

何瀆是家禮所謂俗節之祭也墓祭據禮只有三月上旬十月朔日之儀

忌日若在於名日則曉行忌祭於神位晚行名日之祭於墳墓乎家內若無他設祭之人而墓所在遠一日之內勢難祭此祭彼則何以為之且有故而不得上冢則行墓祭於神主者若如此則連續設祭似為煩瀆未知何如

若從俗墓事行於名日如端午秋夕之節而先諱偶然相值則世人墓祭不必行於正日或有先於數日者此亦依彼而稍先期行墓事似不妨若曉行忌事晚行墓事不惟

事涉窘束亦頗未安世俗之行墓事於神主者亦似未安是神主祭也非墳墓祭也

忌祭之哭主人妻及與祭子孫皆哭乎唯主人哭乎主人以下哭盡哀云則主婦固所當哭而子孫宜不得不皆哭以助主人之哀也

遭服之人若有為親慶壽之事則何以處之且若老親厭見其素服則亦何以處之朱子曰少為親嫌老為衰此詩則似托親托衰之嘆今此所稟者誠欲服之而有此所難何以則能盡慰悅之道且行功總之服耶

少為親嫌老為衰張橫渠詩也此指嫌托親托衰而不肯制服者言也實有好禮之人有意製服則雖以老親厭見而不敢以素服見於親前喪服常置之喪側或朔望或喪家有事之時就而服而行事事畢留置而歸老親所見處不敢以喪服見焉竊恐兩相無妨

退陶先生嘗曰遠處期功之服聞訃若在於月數既盡之後則不可追服云云屹之功服出於上年至月而聞之前月故琴文使之勿服然必欲考見文集中定論然後以決之遍閱集中時未考出姑着素帶伏望教誨何如又聞雖三年之喪如上國地廣處則聞之或在於初期再期之時猶且不可追服已往之月數只服將來日月數云此說未知何如

禮曰小功不稅曾子曰不可韓子亦疑之以為別有所指而傳註者失其宗劉敞以為降而無服者麻而不稅此亦麻而不稅謂哀之以麻哭之以情逾月然後已後人遂善

劉說第未知今者左右之所遭者大功乎小功乎小功則宜如劉說大功則恐不得不稅也至於三年之喪或在初期拜期之時而猶且不服已降之月數曾未之得聞但羈衙無禮書率口以對安保或是

喪者教學徒及吟詩何如無識者固不足道不然者亦有之未知其意所存

呂東萊先生居喪時朱子送子塾使之就學有送子帖載大全集中梅聖俞在喪時作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人譏其作詩黃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

齊戒時及諱日出見賓客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未知孰從

古人諱日或有受弔不見容顏氏家訓以深居不見親賓而美其素食為非不記本文大槩則然

嫡孫喪父未久又遭祖母之喪則一應喪事皆從重行之常着齊衰常用削杖而入其父靈座之時著斬衰杖宜杖否

此等變禮豈敢妄議而每被謬問慚悚慚悚從重云者是矣而第未知斬衰重乎齊衰重乎削杖輕乎宜杖輕乎然父喪既葬後遭承重齊衰之服則未葬前服齊衰既葬後服斬衰有事於祖母几筵則服齊衰從事或合權宜如何前日所稟嫡孫疊遭斬齊喪服杖輕重禮節既聞命矣若喪父未闋月又遭承重喪則其服與杖及朝夕哭與饋奠先哭後奠先奠後奠人有爭其父與母之間者故

并稟焉且三年之內恒用何服何杖耶

在父廬則服斬杖宜在祖母廬則服齊杖削奠用先重後輕之禮則斬固重而齊固輕矣但須象平時一家之儀則不得不先奠於祖母矣昔有人父喪未除而遭承重祖母之喪不廢父喪主而為祖母居廬人不以為非也云然鄙意則此必父喪將盡而未除若并皆新喪則居不得不著重服唯就祖母廬之時用齊服恐或得禮之變之宜也如何

禫祭則何以行之之問者蓋喪出一月禫亦在一月未知上丁行祖母之禫而行父之禫於亥日耶或曰一日之內先行祖母之禫後行其父之禫云此論則何如若同堂偕祭則何如不然先卜日行先喪之禫次卜日行

後喪之禮

若葬日同出於一日更無他日則有必欲同葬於一日者而冬日極短雖待鷄以護事多未及虞祭何以行之既非經宿館行之所則雖行之於夜亦不至於大失耶何至大失

孝士厚問姊兄之嫂孤兒年已十七古有因喪而冠之禮今未可便行此禮耶若節目繁多則憂遑之際似不可行欲待喪畢行禮以遂亡人好禮之志此意如何若不冠則只以孝巾加首經耶

齊衰以下則可以因喪而冠斬衰則不可也况亡人好禮欲行冠禮而冠之年尚隔三載待喪畢始禮而冠以成先人之志有何不可乎禮童子哭不偯聲也委不踊不杖不

菲草履不廬唯當室則杖屨子戴氏曰禮不為未成人制也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經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喪冠既是冠者之所冠則非不冠者之所當冠其不用喪冠恐在所不問

鄉賢祠之設頃因鄉議不一莫有歸宿一定之論如東岡先生之碩德懿行而迄未能營一字以為崇德尚賢之舉至於沙塞偏方亦為初立書院奉安已久而吾鄉中寂無一人為建議設院之計其為愧恨固不可言而宋新洲之清修苦節初欲為一間祠宇以為一方士子景仰之地而因先生徧享諸賢之教遂移於晴川而至今論議不一終無所成宋文生時亦嘗以此為恨此係鄉中大事遠近瞻聆伏望速有指揮俾為區處如何

既難徧享則姑先奉二三鄉賢東岡廟則別立而尊享揆以事理似不得不爾也但恨主張之人不能專意義理安能儼然立議取服於諸士子哉是不可不審而益厚根本焉耳大槩鄉無嚮善之風士無力學之人吁奈何

祝奉魂帛外車焚香之後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再拜蓋婦人從而之墓故無拜辭之儀今也事多未措不能依禮婦人當從守舍之例哭辭柩前如何

然

題主檀弓曰不可以凶服交神故必擇遠親或賓客以吉服行之云而先考遭大父喪題主之人以黑團領從事而前歲冬先生夫人葬時吳佐節以素服題主何如

家禮無題主人吉服之文故東岡在時以為必會葬之人
題主則既無變服之節似是仍素服故不禁素服題主矣
然而曹先生題主時議論不一題主者以黑團領為之矣
檀弓所謂凶服者即喪服之謂古人以吾親托體地中當
以禮敬接於山川之神故不能用純凶之服於是絹素為
弁葛為環經便引此而許用吉服則非所敢知也蓋常疑
此一節而未有所考據焉耳

身在草土先世墓祭祝文酌獻何以為之山神祭亦如
何行之耶或云不讀祝只獻一酌云此禮如何

古之居喪廢祭之人先祖墓祭亦必不能為之矣家廟節
祀既令無服之人攝行則墓祭亦必使無服者攝行恐無
妨蓋身有衰經之服省祭先世墓所似未安也如房無子

姪則雖外甥亦可權使行之如何如何一酌無祝之說未
詳無祝則勢或然矣單獻則恐未安后土之祭恐亦然

今欲祔葬亡妣於先考墓東畔舊墓當有告辭先世墳
墓皆在同岡亦當有告儀告文並望下示

年月日子云云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之墓今以先妣
某封某氏奉祔塋封東畔即事之始敢伸虔告謹告 告舊墓

云云今以先妣某封某氏合葬于先考某官府君之墓即
事之始敢伸虔告謹告告先世墓

安判官夢尹問女子嫁者聞喪於百里之外雖不奔喪
無害於義耶

百里不奔喪之說恐不合今日用得許令奔哭俾伸為人

女子之情如何

鄭察訪彥宏問月川先師從享時位版粉面書填事或云月川於先生有師弟之分既為壓尊當直書工曹叅判橫城趙某或云雖曰壓尊以後學尊師之道言之則直書姓名亦甚未安似當書月川趙先生云於斯二者命折衷焉前見先生答金監察中清書考據甚詳欲依此行之而或云寒暄之於川谷程朱雖尊非師弟子故以寒暄堂金公書之云竊念二程夫子於周濂溪先生有師弟之分而從祀七賢時亦書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則後學尊賢之道似不拘師弟之分何以則可乎月川粉面之題誠未知當如何而為得宜但以為寒暄之於程朱雖尊而非師弟子今此則有師弟壓尊之嫌云則

似與鄙見不同寒暄之於程朱雖非一時受經之師而其瞻仰尊嚴之壓豈特師弟之分哉朱子之於濂溪之祠則曰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從享於三先生祠則歷稱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云云蓋雖師弟之嚴而道尊德並今恐不可援以為禮也今大成殿除四聖之配外諸從祀皆書姓名此亦不可比擬作式賤思反覆未得其當恐只合書曰月川趙公也然不知其果為可否幸更精思廣議且詢知禮之處要必得其當焉如何如何

位板制度高下與先生位版制同否大成殿配位從祀制度各異依此行之否其位板高下尺數有儀禮定式否

位板制度欲知先生位板而遠未及探知若先生位板與
十哲制度同則今與從祀制度同之如何蓋既曰從祀則
恐不得不有差減之宜也

相內從享位次奉安時設於東躔否神道以西為尊而
大成殿奉安四賢以東為上云何以處之

大成殿奉安四聖昔則列安於東一行而虛其西位其東
西分配乃後日之規今既曰從祀則似不當援文廟之四
聖恐合奉安於東南杜向也不然東躔之南偏西向亦不
甚妨如何如何

春秋享祀時於月川亦有常用祝文否告先生行用之
祝似當有以某從祀之文此一節亦何處之且既非配
享則亦不必書耶

春秋常祀則似不當有祝於從祀之位只於先生祝文下
書曰以月川趙公從享尚饗如何蓋雖曰從享事體與文
廟從享不同又滄洲告文則有以充國公顏氏云云配瀛
溪周先生云云從享云則雖從享而亦有書之之例也不
知如何

香燭別設否爵獻時當有別設獻官一員依大成殿分
獻官之例否

香燭恐當別設李先生前終獻官升階時別有分獻官一
員盥洗升階從享位前奠爵一依聖廟分獻官之例如何
李茂伯問禮記總論第二板以故滅命以人廢天云云
此文字出於何書所謂故者何意歟

故疑是事字之義以事而滅命以人而廢天者聖人不為

云爾

一卷二十四板虛坐盡後食坐盡前註盡後謙也盡前
恐汚席也云云所謂盡後云者盡席後而坐盡前云者
盡席前而坐耶盡字出反切別有意歟

盡席之前後而坐者來喻恐然盡者盡之之意盡字出上
聲亦出去聲故子忍反者令從上聲讀也

三十一板賀娶妻者云云註著代以為先祖後云云所
謂著代者何意歟

子娶妻則有代父之意所以為著代以為先祖後者也然
非人子之心之所安故曰不得已

五十六板行前朱雀云云註其旒數皆放之云云所謂
放者放何物耶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庸則六旒龜蛇

則四旒云云所謂九七六四何取義於龍雀庸龜蛇耶
似是取義於陰陽老少而未得其義不敢強說

五十八板卒哭乃諱云云卒哭之前不諱歟必卒哭而
後諱則父母生時不諱歟

古人生前不諱故必卒哭而後乃諱其名

五十九板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云云似謂君
所則不敢為私諱大夫之所則為諱云而註私諱不避
於公所大夫則諱其先君也似謂大夫於君所亦諱先
君也語似不倫何如所謂公諱者何歟

來喻恐然大夫則諱其先君者蓋大夫之前諱其先君也
公諱似是國諱也

其下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婦諱不出門云云

註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既曰婦諱不出門則君前不諱夫人之諱雖不言可也而必如是云云者何如

古人言語重複雖不言可也而亦言之此古人之所以丁寧而懇到者也

程叔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云云以繼祖之重雖獨子而許為人後則其私親後事何以為之歟

程子之意蓋謂長子雖不得為人後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則不得不後於伯父以繼先祖之宗使之不絕者實為義起之大節竊謂大賢之論出於至公私親後事自當酌處不可以私親之故而絕先祖之祀也程子之意恐

出於此不知如何

朱子答詹元善書曰歸宗之請計已報可云云既為本宗之絕後而許令歸宗則其所後者何以處置歟如范公之於朱氏者云云范公似為朱氏之後而還本宗矣所謂范公者未有見處歟

詹元善所問歸宗曲折既不敢知不敢揣度強說但范文正初長於繼父朱氏之家以朱為姓及文正宦達後追贈朱家父祖曲盡恩義而後遂復姓范氏云今朱子所引者蓋為此也

家禮聞喪註不得於州縣解舍舉哀在官者當哭於僧舍云公解不得舉哀則聞命矣若衙舍則異於公解雖舉哀亦無所妨耶期大功之喪於路中聞之則何以為

之耶雖在馬上即當舉哀耶抑當就路左幽僻處而舉哀耶

衙舍自是私室舉哀恐無妨路中及馬上非舉哀之所還家設位為之不妨路左幽僻處亦恐近野哭

李道長問道長祖外家父外家俱無後二外祖神主道長皆奉祀矣若時祀茶禮之時同祭於正寢似甚未安未知何以則可乎

外家神主奉祀本非禮經今者不得已奉祀則當時祀茶禮時先祭祖外祖次祭父外祖然後當祭祖與考矣雖一晷三祭未免差晚而晚祭之妨猶勝於合祭之未安矣

盧懼仲問弟景健今將娶婦于商山路遠無可館則世俗大半就婦家交拜飲食而已商山遠鄙家數舍且難

辨就館之儀不獲已從世俗之為則已失昏禮大體而納采納幣為闕禮中大節不可盡廢則其遣使行幣若書辭將何以為規新婿所着冠服當用何物側聞張德晦初迎相承尊命用公服云公服不可得則玄端紗帽何如圍繞昉於何代而亦有何義世俗一切用之不以為恠不親迎者用之亦不妨耶女從者亦必用否古有六禮家禮只用納采納幣親迎三節請期一節亦當如儀云則遣使致書者凡三次生鴈非南土所易得或用木鴈如何凡此曲折皆非所敢知但今人不能行昏禮豈但以路遠誠有奮然欲一遵古禮則設使路遠豈無隨便善處之道乎然既有不獲已之勢而不免從俗則又非外人所敢勸也遣使行幣曲折當攷家禮為佳冠服從俗用黑圓領紗

禮記卷之六 三十三
帽不妨昔者張德晦之來娶也用公服此因見古禮中有
用公服之語而為之然自今思之似不甚穩似不若從俗
用黑團領反為便宜也如何如何圍繞未知始自何時意
者只是吾東人俗中之禮久而成例耳今有好禮之人據
古不用固善如不免從俗而用之亦復何妨女從者亦帶
去以為交拜時互相盥沃之用亦又何妨請期一節似不
可廢須攷納幣條下揚氏復之註何如鴈不得其真借用
生鶩不妨鶩即今之家育者又無則古人令刻木用之矣
但又有一說焉禮主人迎壻于門外時主人再拜壻答再
拜而家禮略之勉齋黃氏以為昏禮大節不可以不嚴其
禮再拜之禮不可以廢之云鄙人亦嘗以為不可以不用
再拜之禮也圍繞不用者正用之者從俗耳

李汝懋問厚慶妻父無子永葬後神主無託長女壻金
應鑑別設喪次於其家朝夕行祭而今當小祥出嫁之
女從禮文脫衰服十三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竣事無他
奉祭者女子雖脫衰服亦當行朝夕祭耶

無子而靈几就設於女子之家斯蓋禮之變而為無於禮
者之禮也合於義而不宜焉矣於禮無之而為禮之變且
合於義而不宜焉則雖精於禮學之人猶不能為之說况
素昧於禮而不可以與權者乎無已則其於設几筵處必
有掌祭祀之婢僕如俗所謂行者矣如以練後遽撤為未
安而欲仍留三年則無寧使此人仍奠之乎然大本既謬
非講禮君子之所知也

練時節目

練時節次在几筵脫服則依家禮小祥祭變服之規若在
他處而脫服則當設位而一如家禮之儀

厚慶九歲丁內艱庶母撫養之恩無異於乳已今遭此
喪依家禮圖欲為義服小功何如

家禮圖指庶子之無母者庶子孽子也非庶子而為慈已
者至於小功則無乃過乎

厚慶遭安壻之喪不幸無子其父主喪神主扮面何以
書之耶

當曰子秀才神主

虞祭時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八字改以何書耶
悲念相續心焉如燬

哀薦之薦字尚饗之饗字其不改耶否

不知當改但敢用之敢字改以茲字

盧脊問前妻神主已耐於禰廟東壁下後妻神主祥畢
入廟時亦當以次各設卓子耶

然

禰廟祭祀時為亡妻各為祝文乎祝辭何以為之耶
不得各為祝文似當於禰位祝文之下略入耐食之意
忌祭服色今人皆不能如古人而今之布綿直領中何
者為可

家禮言黻布衫則恐布是但直領非祭祀之服

時祭忌祭考妣祝文皆云昊天罔極慕祭獨云不勝感
慕此何義也

省掃塋域似與家間常事不同只云不勝感慕恐自有深

意

墓祭無飯羹之設而有三獻之儀只各三祭酒而無添酒之禮乎

不侑食故無添酒之禮

墓祭素帶其儀何也

體魄所安古有哭臨之禮所以有不忍於吉服

紙脯祭畢後有再拜送神禮則其無迎神之儀乎

古有迎神送神之儀鄙人少時亦行此禮今則未

遭喪未葬而遇父母忌辰而他無代行者則可以問之乎抑前期致齋而行之乎

竇文卿以此事問於朱子朱子答曰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竊恐如有

可祭處或可暫行無妨

葬其母者與父同塋異室而每遇掃祀則於父墓亦當服衰而哭臨乎

似不得闕之哭臨則恐過焉

朴孝叔問疊遭妻子喪今當永寧虞祭告辭題主告辭並下教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夜疚懷悲念不寧謹以清酌庶羞

哀薦虞事

右妻喪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悲念相續五內如燬合用清酌庶羞薦其虞事尚其饗之

右子

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明靈云云子靈其云云

或問祥後奉神主入廟則朔望奠當行於廟中而但在前朔望奠不行於舊神主而忽今合行何如

既奉祔廟朔望設奠似難請出別行家禮有朔望之祭鄙意恐依此並行於廟中不妨或曰此遂不廢祭禮亦何甚妨

尊子既在重服之中又遭生母之喪而嫡母在則脫重服之後其生母服何以為之

曾見宋朝服制令有無嫡母則為生母服之說今嫡母在堂則脫斬之後恐難追伸生母之服恐當以心制終喪家禮曰卒哭明日祔云此禮當行於宗家之廟而有高祖以下神主只奉祖考神主出置于廳事則其奉出之際似有告文而家禮無據何以為之耶行祭只設脯醢

實果耶麵餅並設耶

家禮以為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別無必行於宗家之廟之文亦無奉出之際必有告祠之儀家禮祭饌今一依卒哭而卒哭亦同虞祭朝奠尚有脯醢朔日尚有魚肉米麵食羹飯則况於虞卒哭祔盛祭而寧有只設脯醢實果之理乎祔祭初獻祝文曰孝子某云云所謂孝子者當書宗子之名而其宗子世代已遠或至於孫若曾孫則何以為之書耶

當書宗子之名或至於孫及曾孫則當隨世代而稱號孤子曾聞題主之後喪主有拜賓之禮云家禮既無所據人亦執此為主故某祭先考之日廢此一節伏未知

此拜禮在經禮乎又有題主之謝既拜客又謝題主之人耶

拜賓謝主之禮本出儀禮今人所用蓋據丘氏儀節儀節本意則蓋如來示既拜來客又謝題主之人耳

尊子以嫡母在則為生母行心喪則既承教矣但既已脫內制則其生母几筵仍存否朝夕上食何以為之

曾見通典父在母喪者有期而撤靈之言然今之孝子或不忍撤於三年之內或有仍存而設朝夕上食者今之嫡母在而為已母心制者執此兩說而參酌為之恐無不可父在練服當於十一月之晦為之耶或於念後十日為之耶祭物從何儀而又無祝辭乎小祥後服色何以為之除練撤几筵之後神主當入祠堂乎朔望參謁亦何

處為之乎 國恤三年之內凡人家不得行時祀云此亦然乎大小祥祝文夫於妻無變改處耶

十一月而練云則所謂練即練祭也今俗小祥祭也服色祭物祝文當一依而曾見古人所記當用十一月之晦云耳十三月之祥即大祥祭也亦皆一依焉撤筵之後神主亦當附廟朔望之參自當依禮亦何疑焉祥禫祝文夫主之則似當摠括用之也 國恤卒哭後許行大小祀則私家之祭恐亦行之無疑也

黃宗幹問父娶前後室而今遭父喪則前室子當是孤哀而繼母在焉猶可以得稱孤哀乎然則與後室子所稱各異凡於簡札不可同書兄弟之名乎

人有問於李先生以此事者李先生答曰雖前室之子繼

家禮祠后土之下不許降神則大賢祭禮精微之意何敢
仰測乃輒引墓祭后土之祠而為之添入耶
權佐郎睇問家禮大祥條告遷于祠堂註遷于最長之
房云云所謂最長者子孫序次最長或序次一列則年
齒最長令人見之如此行之亦如此未知所謂房字之
義如何或以為房字乃家字之意或以為乃處字之意
者乎

母若在則當只稱孤子而不可稱孤哀云蓋繼母在則是
母在也若遽稱孤哀則是不母繼母也於禮為未安故也
家禮於開塋域祠后土註無降神之文今據此而不降
神乎至於墓祭之祠后土時乃有降神之節祠后土一
也而降神之行不行何也若降神則一如正祭之降神
家禮祠后土之下不許降神則大賢祭禮精微之意何敢
仰測乃輒引墓祭后土之祠而為之添入耶
權佐郎睇問家禮大祥條告遷于祠堂註遷于最長之
房云云所謂最長者子孫序次最長或序次一列則年
齒最長令人見之如此行之亦如此未知所謂房字之
義如何或以為房字乃家字之意或以為乃處字之意
或以為神主奉安之所如龕之類云云未知何者為得
耶遷主主祭之人祝文不書孝子不敢與宗子同稱此
亦果合於禮耶睇宗家不幸二代夭折祖父母神主當
遷堂兄弟之中睇與醴泉居權時皆同年生而睇日月
居先支子而無祠堂時奉仲父祀有祠堂睇則以為當
遷於有祠堂之家時以最長之言為拘不敢奉去睇曾
已奉來而無家廟之家多有苟簡未安者方欲立祠堂
以奉之未知如此處置果合於禮意否耶睇死若子若
孫連世奉祭親盡然後遷于親未盡之家耶未知如何
最長之說來喻是古人同居而異房則房即房室之房唯
宗子稱孝子則祭遷主之人恐不敢輒書孝字古之人生
而異居者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為

祠堂况既奉遷主則立祠以祭恐無不可身後子孫親苟未盡連世奉祭以待親盡然後遷于親未盡之家理恐當然

李善立問既無祖廟而惟有禰廟則新主入廟之禮何以為之若用大祥本章下李繼善揚慎齋註說之意則未祭告前奉安於何所以待祭告之日乎大祥前一日告遷于祠堂但改題主而遷主及新主入廟之禮乃行於祥禫祭後吉祭之時乎告遷改題之禮亦并行於祥禫之後而待吉祭畢後新主入廟乎或云既無祖廟則新主姑用奉安于考廟東壁下待禫前一日告遷改題此近於朱子所謂令人猶執祔于祖之文今若遂變而祔于禰則似無意義如何

改題遷主之儀當一從李繼善揚慎齋之言大祥前一日不必行告遷之禮且雖非宗子祔祭一事不可不行當曰幾代孫某使某親敢昭告于云云而設虛位以行祭後除之可也雖不入其廟而祔事不可闕故家禮有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云所謂幾代孫即宗子所謂使某即喪主也且祔祭若未及於卒哭之明日為之則當於大祥之明日為之大祥祭畢不敢即入廟稍移新主於故處而仍行夕上食乃於其明日祔祭後始為入廟矣禫月已迫而不幸家下瘟疫染熾兄弟皆未疫出避于墳廬將設虛位以行禫事亦欲權行於外家外家則愈非其所反不如墳廬不得已行祭於他所則恐有請歸迎神之儀告辭及節次何以為之

禫事重禮不可廢焉不得不於所在處設位行之韓魏公
祭儀有迎神之節弊家曾行之今則不能如為之告辭當
以請出神主告辭變文用之

婦人在他所勢不得參祭則禫事之日脫服之時亦似
有節次何以為之

似當哭而脫服服而哭

禫祭本章既不言設次陳服之節而禮記間傳禫而緇
註言以玄冠朝服行祭祭訖首着緇冠身着素端黃裳
以至吉祭云然則自禫後至於吉祭之前所着別有制
矣古制雖未可復而亦恐有參酌如儀節用白布巾白
直領布帶以倣家禮垂脚幘頭之制乎且或以事出入
則冠用何巾禫祭後則雖未畢禫事而遠地親舊之喪

猶可往弔乎

禫而緇儀禮文也儀禮變服各有節次而家禮從簡不盡
言其節次今則勢湏一從家禮但未吉祭之前不用華盛
之服而已雖未行禫事如有不得見親舊之喪恐不得
不見

家禮無三年內墓祭之文三年之內不可祭於墓乎如
得祭則當用某月日祭饌之備上酒哭拜之儀亦無有
所變乎

家禮雖未有三年內墓祭之文亦未有三年內不墓祭之
語孝子於體魄所托雖三年之後而尚不堪雨露霜露之
感况三年之內墳土未乾之時乎時月古人令用三月上
旬十月初一今之四名日之祭非禮也祭饌之備拜獻之

節亦自有家禮明文不必更問但三年之內祭必有哭況於此寒暑之變乎

后土之祭儀亦何以為之

后土之祠既無攝行之人衰經權行恐不免也

答或人問目闕

將以合葬則開土地祠后土果似不便然而將托體於此山不可以無告於山之主神似當於舊墓將葬之傍略做法禮開塋域之儀設祭以告恐無妨且於舊墓亦不可以不告則鄙意恐先於未祭后土之前先用酒果告于舊墓訖行后土之祠遂行治葬節次及將安金窆穿墳之日又告以開封合葬之意於舊墓而劈破西畔一半姑勿安金窆先暫穿以驗舊墓灰隔上下倘後乃始量設金窆而穿

墳焉及至葬之日俟平土後盡破舊墓前未破之封乃量塋域而成墳似當矣然此皆出於臆臆所料未知果合於義理事勢與否焉耳幸更廣問知處擇用焉如何告文則此無家禮未得依做草上只在臨時便宜草用不好

祠后土之日先告舊墓文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于某封某氏之墓某官府君將合葬于塋中西畔今行祠后土之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啓舊墓日告由文云云某官府君將奉合葬今開封塋西畔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合葬日先告舊墓文云云某官府君今日合葬于塋中西畔謹以酒果上同

李茂甫問初三日乃高祖考忌日而四日亦高祖妣忌

日也從兄晦日背逝來二日成服則不能致齋三日四日行祭似為未安而以子孫之喪廢先祖之祭亦甚未安護喪執事外若干子孫致齋行祭如何

據禮則大功重服尚未成適值先祖諱辰雖至廢祭似不甚妨然而在常情既不堪未安則令主祭一人執事一兩人權宜齋祭於別所其餘則全聚護喪恐不得不爾

權終乞問虞祭祝辭有用牲之文而陳設時但有奉魚肉之儀別無進牲之節所謂肉是牲耶必用生而後當謂之牲則陳設之圖亦無設牲之處且記云血腥爛熟

皆謂之牲則熟肉亦似通謂之牲未知如何且熟肉亦是牲則祝文當書用潔牲三字若必用生而後必謂之牲而今用熟肉則當書清酌庶羞耶

如四時祭只有省牲登殺之文魚肉各一盤肝各一串肉各二串之語別未有進牲之節而祝文中稱潔牲云云則雖不用生肉而謂之牲者無疑矣今俗寧得用牲故例用清酌庶羞之文

或問世之所謂守墓雖曰禮經無文而人子不忍去親之墓奉守三年情之所不已也而且今之家室之制居處之地與古異宜故未有在家而善居其喪者今擬既葬之後仍守墓而不返哭此意如何而又有所可疑者稱祭禮之大節而守墓則勢不可行者此之不行而守墓大失於禮義乎非特此也初虞祝辭稱禘事三虞卒哭用剛日斯皆將禘之義又題主祝辭云神返室堂凡此皆非守墓者事若無已於守墓則當如此等語何

葬而返哭禮之經也固無可疑世之孝子或有不忍即離墳塋或因歸家不無難謹之嫌遂以廬墓成俗既不即返哭故卒哭明日而祔之禮亦廢遂以喪畢返魂之後為之李先先生答人問曰與程子喪須三年而祔之說名雖同其實則大遠矣謹喪之家若能依古禮而返魂則事皆順矣既不能然而行於祥後則不卜日當以返魂到家之日行之

凡祔者祔於祖廟之謂也而若繼祧之小宗無祖廟未知祔於何處

祔於亡者之祖考以亡者繼祖之宗子主之若異居則宗子為告於祖而設虛位題紙廟而祭之祭訖焚而除之卒哭之前家廟節祀皆當廢矣而如前頭八月十五日

今人無不上墓他支子欲祭則如之何

未葬之前何暇舉此等事支子之服輕者欲自祭其祖墓則何能禁得

祝版之制或據家禮或據五禮儀未知何從而可也二者之中必居其一其所以取舍之義可得聞乎版制當用何尺

家禮祝版之制高五寸長一尺或以為所謂高者其長也所謂長者其廣也如是則書四代告辭或多不足之患五禮儀亦未見士庶祝規常以為疑尺當是造禮器尺

或問人死而家有一子年纔一歲神主左旁以兒名書否

神主左旁當題兒子名

有同姓四寸弟五寸姪祝文以何名書之耶

祝文以兒子名書之而攝主行之

兒不得至葬所則贈玄纁時誰可爲之主人乎

贈玄纁攝主當攝行

祝文中顯考及夙興夜處小心畏忌等語兒若不得書名則決不可依此書之而若以兒名書之則當依此書否

祝文中顯考及夙興夜處等語既以兒子名書則當用家禮本文無所改

父母祖父母祭或行於齋舍而嫡子若孫皆有故不得與只令庶孽行事則紙牘亦當書顯考顯祖耶

嫡子有故而使孽子行事則顯考顯祖之稱雖不得不書

而禮合從簡如利成之禮恐不得行

外家祭時姓孫皆尊而已獨嫡也則祝文當書何名耶雖在庶孽而既奉祀事則恐不得不從庶孽之稱彌也無庶孽而後當從外孫之稱彌且降神初獻必須庶孽行之朴汝昇問當初占宅於太山深谷之中情事益復罔極遂作廬山之計而年深偏母常嬰疾病往來覲省引日侍藥茲據禮經魂返室堂而獨守山廬朔望及省母之末則哭於几筵伏聞人以為古之居廬也因設几筵於墓下故三年之內跡不到門近世君子或有返魂而廬墓者次子也必有喪主在家奉几筵也今以喪主而廬山則三年之喪所事者惟朝夕上食而委之主婦或次子甚不可云云嘗聞禮經曰既練兄弟之異居者可以

歸云伏見家禮小祥章下亦曰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云練後未除服者惟三年喪則練後次子之歸亦明矣
然則以次子奉朝夕之祀者果拂禮經之意矣如何
所謂小祥後未除服者豈必三年喪之謂也期大功而聞
喪晚則不妨其為未除服於小祥之後矣若護以練後未
除服者惟三年喪而許令次子之歸其家則無乃未安乎
昔者胡伯量欲歸在家間主喪奉主令一二弟居宿墳庵
自己則時一展省朱子答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
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以此觀之廬墓之名聖賢蓋不
許之矣然近世孝子亦有不忍遽離體魄之所安而仍留
過三年於墓側或仍奉几筵或返哭於家而自來守墓皆
隨一時所見而為之不知稟於古賢則其將以何說為是

耳

朝夕上食之儀家禮只曰如朝奠儀云則斟酒拜拜而
已而或以為率略欲加點茶後拜神拜拜者如何家禮
虞祭章下只曰罷朝夕奠無罷上食之文而或以朝夕
開壇似涉煩瀆卒哭後則上食於遺衣服云云如何
既曰食時上食如朝奠儀而朝奠之儀只焚香斟酒主人
以下再拜哭盡哀而已則恐不得擅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家禮虞卒哭有拜神而無參神丘瓊山以無參神為闕文
而儀節中添入參神一條李先生以為家禮之有參神所
以見孝子生前常侍之意而瓊山不察而誤加之以此觀
之家禮中一字有無皆有其意若以斟酒拜拜為率略而
輒加拜神拜拜者無乃或未安乎虞祭罷朝夕奠而猶有

朝夕哭則食時上食恐不得不象生時也嘗見或以朝夕
開櫛爲未安而只設上食於櫛前者矣上食於遺衣服則
儀禮中雖有饋食下室之文而家禮中旣無節目不敢強
說

喪三年不祭若數代獨孫子無親族可以入廟者則節
薦忌祭等禮可以全然闕廢耶居母憂則亡父之祭亦
可盡廢三年之中耶伏見家禮卒哭後有祔祭之儀大
祥前夕有告遷之禮則衰服亦可以入廟行禮耶

曾光祖問喪祭之禮朱子答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
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又答王子合曰
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衰入
廟酌酒瞻拜而已以此觀之聖賢居喪節祀之祭亦不廢

矣

練服不詳於家禮其冠服經帶以何物爲之耶伏聞古
者不煮治其縷曰生布練用熟縷曰成布云而今世不
作生縷之布初喪亦用熟布則以熟布而用灰水治之
者亦可稱練之名耶或云正服不改只練其中衣云者
是正禮耶經帶則或以葛爲之云而我國不慣取葛不
得柔韌反不如生麻奈何

所謂不改正服只練中衣者以練布爲中衣也若不脫經
帶則至期而弊破殆盡安得治其前服耶且今初喪所用
之布亦是生布恐不可謂之熟布也經帶之葛我國不用
之不敢強說然葛經古人虞變服時爲之則練時之用蓋
亦晚矣

喪須三年而祔先儒之論定矣祥後適遷之儀詳載於家禮大祥章下而有曰新主祔于祖廟云當以何日行祔祭耶祥之翌日祭而祔之然後乃撤几筵耶吉祭之前則姑取祖父龕西南東向安之耶告遷之禮當用高氏祝詞耶禫前主人晨謁則可以禫服行之耶朔望亦以禫服入廟參獻耶或奉新主而出外行禮耶如何卒哭而祔家禮既有明文所謂祔祭於三年後先儒之說定矣云者未詳祥後適遷者謂卒哭明日而祔大祥前一日則只以適遷之意告之而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祥畢奉新主入廟以安耳但卒哭之明日或差過未及行祔祭則不得已當於大祥之明日行祔事而朱子答陸子壽書曰既撤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祥祭之日未

可撤去几筵或遷稍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為亡於禮者之禮耳以此觀之似當於祥祭之夕仍行夕上食以待明日祔遷而後方始撤得几筵矣祝詞高氏之文載在家禮恐當用之禫前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外用禫服白衣恐亦無妨朔望入廟亦既非衰麻之比則恐不得不爾奉新主出外恐未安

練後止朝夕哭則上食與晨昏省墓似當止哭而三年之喪尤無所事故姑從俗不能變也如何

此在孝子自酌其情禮而為之

祥日禫服如何世人所用白笠異於家禮之黻紗亦何所據耶笠既白則巾亦未可以白耶伏聞或有以黑經白緯為冠云而曾聞禮經曰禫訖着織冠以至吉祭云

則織似為禫後之服如何

禫日禫服 國朝五禮儀許用白笠但黑經白緯之冠今世不用不敢為說或以黦色裹笠或用草笠之不黑染者恐皆無妨網巾皂布恐亦可也

或問禫祭盛服當用何色亦有易服節次乎且禫祭前知舊間往來書辭封皮疏上及孤子之稱與大祥前一樣無異耶且時俗於禫祭日請親族設宴於其日而禮未有考此亦未可已否

禫祭盛服似是黑笠黑圓領黑條帶易服節次鄙人曾稟李先生答曰不依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節吉服着在何日云以此意恭酌處之何如孤子之稱家禮亦無改之之文必是仍稱孤子則其前往來書辭仍用恐無妨於禮疑從厚之意也如何如何禫日時俗請客設宴禮既無文酌以情理恐或未安

金注書珍問父母喪未畢而又遭祖父母喪則長子寔為長孫承重服三年矣然則父母喪禫祭使次子攝行乎若嫌於非正禮而不為禫則次子不得除喪矣次子攝行則祝辭言長子以服未親行之意歟

未見古人論此事處不敢輕為說但恐次子既難終三年不禫又不可不禫而除喪如不得已次子當禫月自行禫事承重孫承重喪畢又追行禫事似不得不然而既無古據隨臆信說大懼得罪於禮學也次子先行禫事時祝辭恐不必言長孫在服之意

安之恭問世人喪妻者於粉面有書以墳而笏註不施

或有以子書之者父在子不得為主則以子書之可乎
又人妻生而其夫先死則以辟書之者有此何據而然
耶

妻喪笏註不書為是父在子不得為主則亦不可以子書
之曾見宋朝有一祭禮書嬪於妻書辟於夫者矣今則好
禮之士非不欲倣焉而嬪嬪於宮中所用辟亦嫌於惟辟
之辟所以皆不用也妻主或以妻書之鄙人則以亡室書
之矣

喪妻者或有設主此何自而然耶子程子曰立牌子而
私室奉祀云則為妻設主可乎

程子於妻喪令作牌子亦有令作主之說今控病中未及
考之尊若欲知後當考上

人有為父母追喪者此禮何以為之耶遇其諱日衰麻
服一如初喪而朝夕及朔望祭亦一遵初喪禮乎抑不
設喪亦不祭朝夕而但以心喪乎

此是無於禮者之禮不敢為說而指揮之或世俗徑情之
人遇忌日制喪服服之哭泣薦奠一如初喪此豈可舉以
為禮而教人者乎

論父在母喪

橫渠先生曰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
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
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朱子曰卒哭即拊更立木主於靈
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退溪先生曰父在為母降服
者朝夕祭時用玉色團領或以為未安欲着白布衣然

既曰禫服行心喪則至色衣無乃可乎

盧履冰以為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又曰祖父
母安存子孫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拜周甚無謂也以此
觀之父在母喪既暮而除之後決不得仍存几筵矣但三
先生之論既如彼則據禮即撤朝夕祭者孝子之心恐有
所不能已者古之孝子或有設遺像終身上食者况父在
而母之神主別置一處古有其言則子於心喪之內几筵
則雖撤而就別處仍略上朝夕之食或近於合古禮令
制而庶無嫌於孝子從厚之情此意如何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六

